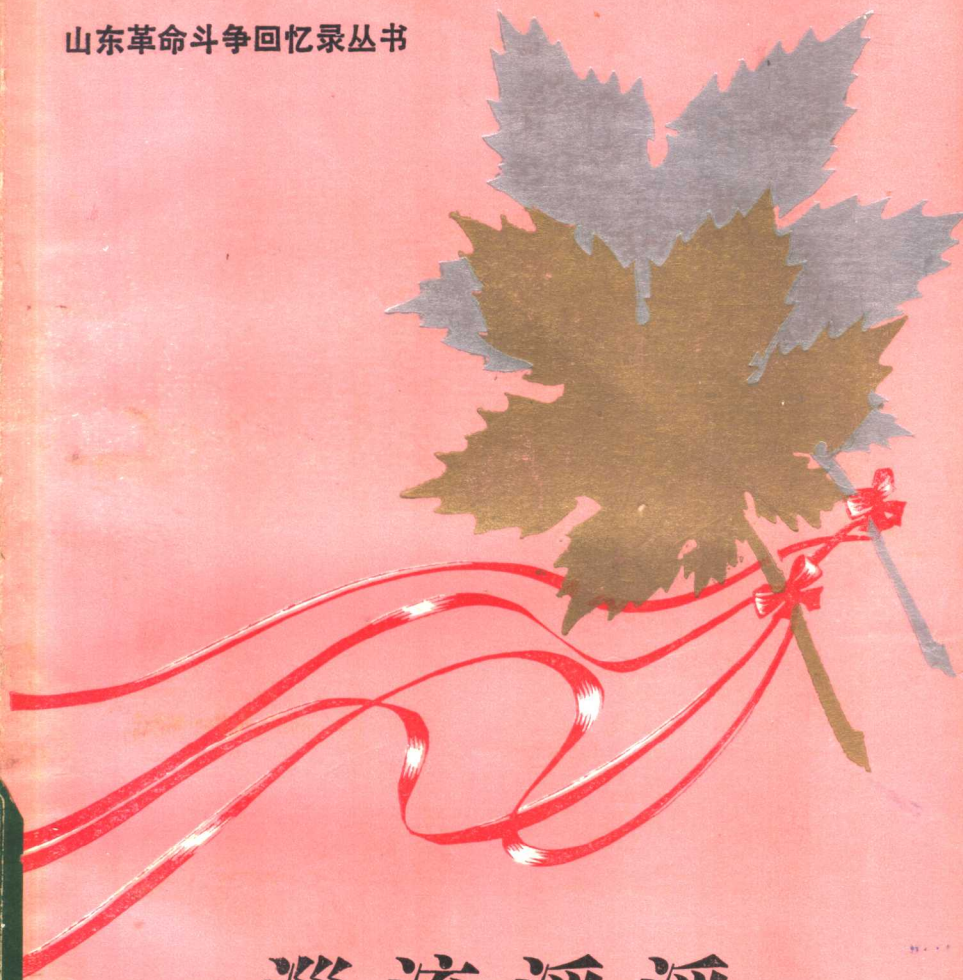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溜流滔滔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溜 流 滔 滔

淄博市出版局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溜流溜溜

淄博市出版局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文登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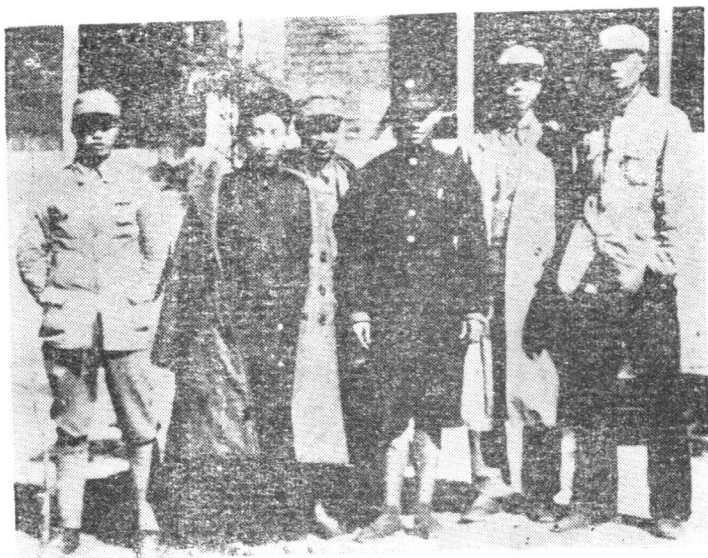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4插页 267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100

书号 10099·1769 定价 1.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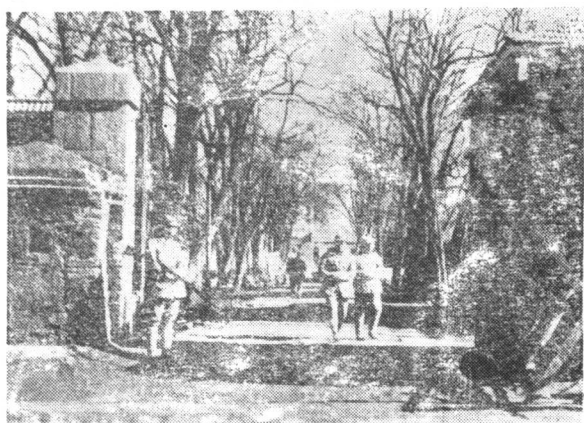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十月，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与第八支队在清河地区邹平会合时，两支队领导同志合影。右起杜明、马耀南、廖容标、霍士廉、姚仲明、韩明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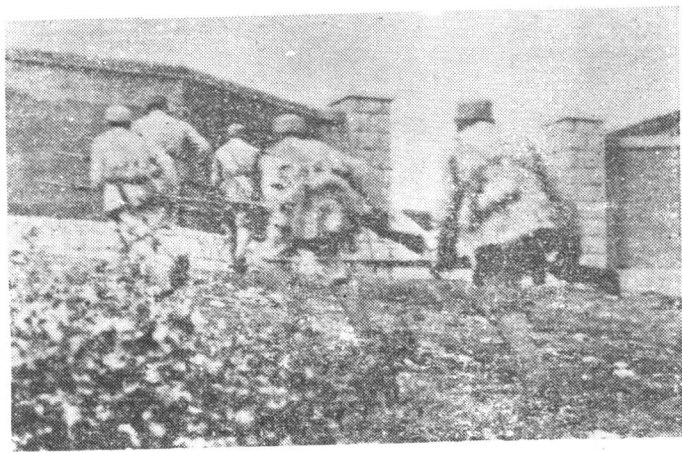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军占领淄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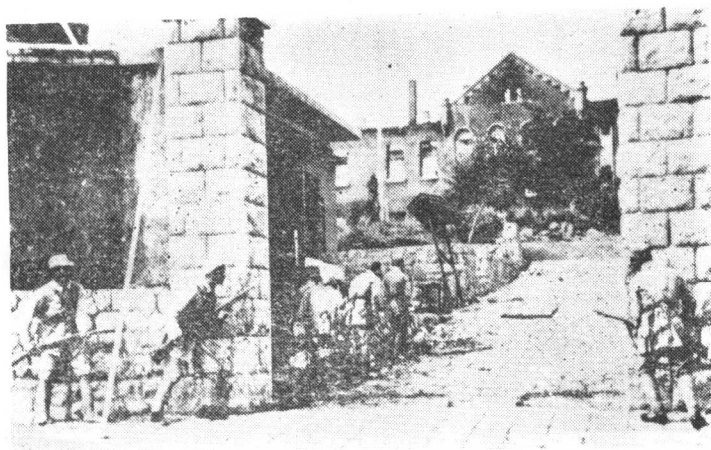
胶济路西段战役，周村战斗中我军攻城。



我军战士守卫洪山发电厂。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解放张店战斗中，八路军向最后敌据点冲锋。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军解放博山。战士们向博山城北日兵营进行搜查。

出版说明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我省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出现过象王尽美、邓恩铭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省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我们决定出版《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这套丛书，按我省现行的十三个行政区划进行编选，各自成册，主要反映本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实。

这套丛书，在大量搜集宝贵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着重选编在本省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某方面有代表性的事件，不可能包括革命斗争历史的全部，许多事件，甚至某些有相当影响的事件，可能仍有遗漏。此外，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环境复杂，年代久远，资料散失，以及有关同志记忆不精确，因而在事实的准确性上不无问题。这方面，尽管各地（市）出版办公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但有个别问题仍难完全廓清，某些不同的看法仍难完全统一。对此，我们一般都尊重作者各自的意见。在目录编排上，则以时间先后为序。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在老干部、老同志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下，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本书《淄流滔滔》，系淄博市革命斗争回忆录，是反映淄博市革命斗争史实的，它不但对于了解、研究我省革命斗争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目 录

战斗在矿区.....	许光明(1)
星火燃矿山.....	蒲文泉(21)
山城的星火.....	蒋方宇 (40)
淄川火种.....	张天民(53)
在斗争中成长.....	张敬熹(66)
三支队十团概述.....	李人凤 (84)
黑铁山上红旗飘.....	姚仲明(104)
铁山起义军中一支分遣游击队.....	张冲凌(122)
黑铁山起义一瞥.....	石一宸(130)
忆堂天道的转变.....	王子虹 (139)
争取罡风道的始末.....	陈相周(153)
光荣的起点.....	邢博文(168)
抗战的第一个春天.....	伏伯言(179)
长白山起义.....	李曼村(194)
讨顽.....	杨国夫 (197)
我对刘家台村儿童团少先队的回忆.....	国钜城(203)
碧血染淄流.....	刘丕冬(213)
血的教训.....	崔醒农(220)
忆人凤同志二三事.....	孙干卿(226)
爆破.....	刘厥兰 (230)

惊破敌胆·····	阎发仓(238)
难忘的岁月·····	王文德(247)
敌穴锄奸记·····	李东鲁(253)
坚持淄西斗争·····	<u>晏兴堂</u> (264)
攻守奇峰记·····	<u>廖容标</u> (274)
忆人民英雄连·····	张敬宗 李乐三(294)
坚守淄西通道·····	房众夫(307)
小部队在大反攻中的一次截击战·····	宋怡翔(323)
反攻路上·····	陈景三(328)
激战博山城·····	李 杰(344)
天台山上战旗红·····	李治亭(350)
淄川土改运动的前夜·····	陈明达(361)
黎明前的战斗·····	孙晓光(372)
遇战转移途中·····	<u>翟润珊</u> (379)
回旋一战 击敌不意·····	方明圣(385)

战斗在矿区

许光明

寻求生路

我十岁那年，父母就饱含着人间的辛酸离开了人世。从此，我只好跟着舅舅过活。舅舅的家境也很贫寒，后来便托人让我给一家姓韩的地主去放羊。

上工的头一天，天还乌蒙蒙的，我就被喊起，拿了地主给的两个用高粱做的红煎饼，赶着羊上了山。那时已是深秋季节，呼呼的北风卷着树叶在山坡上刮着，使人瑟瑟发抖。我拖着赶羊的鞭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啃上两口硬煎饼，直至天黑，才挽着半截肠子回家。

后来，地主又要我把羊赶到洪山顶上去在那里过夜。地主家名义上叫人给我送饭，可是早饭送到中午，午饭送到后晌，碰上阴天下雨就更倒霉了，一连几天都吃不上饭，肚子饿得咕咕叫，两眼乱冒金星子。就这样，夜里还不敢合合眼，生怕狼刁了羊去。有时，竟让我在山顶上呆上五十多天。

这种非人的羊倌生活我咬着牙过了两年，总算熬到了十五岁。这一年刚过了正月十五，地主家又催我去放羊。初春的寒风象刀子一样，刮得我浑身冰冷，只好靠在羊肚子上来

暖和自己的身体。我又冷又饿，越琢磨越恼，心想：地主家的孩子穿得暖，吃得饱，过年放鞭炮、十五看花灯，我却在这山顶上喝西北风，这个窝憋气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心一横，没管三七二十一，把羊群丢在山头上独自跑下山来。

究竟到哪里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顺着通往大荒地的小路，漫无目的走着。忽然想起我舅舅曾认识一个叫刘凤岐的人，现在大荒地小煤井上当把头。我硬找到了他要求到井下干活。这个人看我身子单薄没多大油水，便说：“井下的活很苦，你能干得了吗？”我说：“干不了也得干，回去的门是没了。”从此，我便从小羊倌变成了“煤黑子”。

智 打 伊 腾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的心肠狠，矿主的心比炭更黑。我当了矿工比放羊还苦三分。整天在那不到半米高的煤洞子里，拖着一百多斤重的筐爬来爬去，碰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一个大班就是十二个钟头，干下来浑身象散了架子。那些把头、监工心肠最狠，稍不顺心就用“地雷杆子”没头带脸的打人。开钱的时候，一吊钱还要被扣去六个，真是到处受压迫、层层挨剥削。矿工的生命更是没保障，死神整天在你腿后转，今天活下来谁知明天怎么样？一旦受伤残废便一脚踢出矿山，就是死了还不如一只鸡值钱。黑心的矿主整天吆喝：“三根腿的蛤蟆不好买，两根腿的人有的是”。

一九二六年的秋天，我从大荒地来到了华坞岭下井。这时，正处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矿上已经有了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还公开成立了“淄博矿业工会”领导矿工向资本家作斗

争。我在华坞井就担任了工会的干事。

当时的华坞井是一个叫大仑组的日本资本家开的。他手下有一个监工叫伊滕，这家伙阴险毒辣，每天在井下转悠，看着谁不顺眼不是骂就是打。矿工们提起这家伙恨得牙根痛。

一天，矿工们正在炭窝里干活，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因为饿得撑不住，便拿出自己的硬干粮啃了几口。不料被伊滕看到了。

“你的，为什么不干活？”伊滕用钉子锤指着老头吼叫道。

老工人见伊滕那凶神恶煞般样子连忙收起干粮说：“就干，这就干！”

“八格！”伊滕嘴里骂着，轮起钉子锤的长柄劈头盖脸朝老头打来。

老头用胳膊护着头，赶紧往炭窝钻。伊滕仍不肯罢休，又赶上去用穿在脚上的钉子鞋一脚把老头踹了个嘴啃地，接着又轮起钉子锤柄子雨点般打在老头身上。

“啊！……”老头的惨叫声惊动了炭窝里的人们。大家闻声一起围上来，见老头遍体伤痕，嘴角上流着鲜血，肺都气炸了。

“你为什么无故打人？”大家攥紧拳头，厉声质问伊滕。

伊滕见众怒难犯，倒退了两步：“他的，偷懒的干活。”

“胡说！”矿工们怒吼起来。伊滕见势不妙，“刷”地一声抽出王八盒子：“你们的，想造反的有？！快去干活。谁捣蛋死了死了的！”

伊滕如此欺压工人，大伙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气。晚上，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工人刘守礼家里。

“老刘，伊滕这么欺负人，咱们工会就不能拾掇这块舅子！”一个青年工人说道。

“是啊！”刘守礼说：“咱工会是得给工人撑腰，大伙才相信咱。不过，要整治伊滕这家伙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要整治伊滕，大伙都来了精神，你一言，我一语，很快订出了一条计策。

这一天，刘守礼向我和曹风章、白三等交待好任务后，就守在井底大门边专等伊滕来下井。

约有九点来钟，伊滕象往常一样，手提钉子锤，大摇大摆地到了井口。一路上吆五喝六，打这个，骂那个，人们全不作声，专等到井下再彻底收拾他。

伊滕骂骂咧咧进了罐笼后，挂钩工人马上“咣！咣！咣！”给井下送了三个牌子，意思是告诉井下，伊滕已经来了。

“准备！”刘守礼喊了一声，立刻隐蔽在井下大门一边。

罐笼到井底停稳后，伊滕刚出一只脚，刘守礼快步窜上去，一把摁住伊滕的脖子，下边紧接着“叭”地一个扫堂腿就把伊滕摔倒在地。没等那小子看清，曹风章就用一块风筒布蒙在伊滕头上，刘守礼又趁势用双腿把他压得结结实实。我和白三等几个工人抄起铁路镢子“乒乒乓乓”狠狠地朝伊滕的腿上、腿上打了起来。起初，那小子还象杀猪似的喊叫，后来，喊也喊不出声了。刘守礼从伊滕身上站起来，摆了摆手说：“不能再打了，打死了可不行。”

这时，伊滕就象头死猪似的躺在地上，嘴里喘着粗气。刘守礼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找来一根铁钉，忍着疼痛在自己

脸上划了几下，顿时鲜血直流。他又顺势用手抹了抹弄得脸上、身上都是血，很象被别人打伤的样子。装扮完毕，我们便抬着刘守礼，又叫几个工人抬着伊滕，一块上井去找公事房。

公事房的管事人也是个日本人，名叫山下。他见工人乱轰轰的来了一大片，还抬着两个人，不知出了啥事，赶快走出办事房。没等伊滕说话，我们一起围上去七言八语地说：“伊滕把我们工人打伤了。”“伊滕无理打人。矿上要严加惩处！”“不把伊滕赶走，我们就不干啦！”

当时，洪山、石谷等矿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闹过几次大罢工，搞得中日资本家都十分狼狈。山下这只老狐狸害怕事态扩大，赶紧收场说：“先把受伤的送到我们医院看病，伊滕的事我们以后处理。”

大伙接着说：“你们的医院我们不去，我们要自己请大夫给他治，你们拿钱好了！”山下只得乖乖地拿出了五十块大洋。

后来，伊滕养好伤，山下虽然明白了实情，也没敢再把他留在矿上，听说调到东北去了。

痛打伊滕取得彻底胜利后，咱们工会的威信大大提高，原来一些不敢入工会的人也主动报名入会，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但是，后来由于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工会活动一直到抗战前夕没有得到恢复。

寻 找 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

主义的铁蹄踏进了我华北等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山东军阀韩复榘却望风而逃，把我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从此，工厂倒闭，矿山关门。矿工们失去了做工的场所，纷纷失业回了家。

这时，我已经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十几年矿工生活的磨练，加上在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培养教育，使我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现在面对敌寇入侵，国家存亡的严重时刻，我怎能憋在家里呢？想来想去，决定去找原来在一块闹罢工的工会理事会，谁知这些人已被国民党收买，根本不给工人办事了。再看看社会上那些打着抗日旗号的“牛毛司令”，不是地主的爪牙，就是土匪的变种，根本不是咱穷苦百姓的队伍。后来，我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在陕北出了红军，在东北拉起了义勇军，和日寇干上了。从此，我就下定决心，找共产党，参加抗战。可是共产党在那里呢？我又怎么去找呢？

俗话说，事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决心去找共产党，遇到思想进步的人就打听这件事，后来果然遇到一位叫许四的老人。他听了我的想法后，沉吟了半晌才捋着胡子说：光明啊！你的想法倒是很好，可是听说共产党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想找共产党怕不那么容易吧！”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恳切地问老人。

许四老人想了想，然后认真地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个人，这个人叫吕孝勉，过去给大桥的地主家当过长工，看样子他倒象个共产党。头几天跌伤了腿，眼下正在他岳父家养伤。你可以去找他试一试。”

按照老人的指引，我找到吕孝勉岳父的家。

“你是谁啊？”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开门问我。

“我找吕孝勉师傅，有件事请教请教。”

那位妇女关好门，领我到了里间屋。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坐在床上，用警惕的眼光打量着我。

我小声问道：“你是吕孝勉师傅吗？”

他点点头。“嗯”了一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明来意，并说是许四老人介绍来的，屋里紧张空气才逐渐缓和下来。

他沏上茶，不紧不慢地和我谈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说：“既然你愿意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先回去耐心等待，三天以后自然有人去找你，接头的暗号是……”

从吕孝勉岳父家里出来，多日积蓄心头的忧郁一扫而光，真是又兴奋又激动。我左等右盼，好歹熬过了三天时间。傍晚，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把周围的山和树木打扮得银光闪闪。天黑下来以后，我冒着鹅毛大雪，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

大约八点来钟，果然有两个人从南面匆匆走来。前边的一位身穿大褂，文质彬彬，象个教书先生；另一位上下穿一身青，外扎腰围，利落干练，象是教书先生的随从。

我迎上去，按吕孝勉交待的暗号低声问道：“先生，你的眼好了没有？”

穿大褂的人立即回答：“好了！”

暗号对上了，我心里象开了花，顾不得脚下雪地滑，赶忙上前了几步，紧紧握住他们的手。

原来那位穿大褂的同志叫陈民三（魏思文的化名）。穿